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三十六

宋　蘇軾　撰

記十四首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恠奇瑋麗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

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内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觀之未有不髙且大者也彼挾其髙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横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

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
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
豐髪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
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
之木以脩補破敗為茍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
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
耳常山出没隱見若近若遠庻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
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雩泉記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

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濵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兹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熈寧八年春夏旱輙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凉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兹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為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

易之乃琢石為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荅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滋維水作聦我民所噫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籲神

神尸其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之泉言采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

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茍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禄而士不知其

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强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

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

記而未果既葬忠彦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内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

烏啄雜然並進而瘭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辠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内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

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

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黄堂之北易其奥陋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獘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獘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

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

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剥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

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葢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實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

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

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

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眉州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

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獘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録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别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

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

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

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録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葢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録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

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滕縣公堂記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為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獘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游者豈厭

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宫室葢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為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欹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為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為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

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為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為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事蘇軾記

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没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

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

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説劒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

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劔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放鶴亭記

熈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

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南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

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於鶴乎

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翩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琢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為必思而後行子為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

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

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游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已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

日月也而𪃿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泠風矣而况於椁乎况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𪃿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𪃿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嘆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

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黄塵陂田蒼莽行者勌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

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隣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臯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

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絶俗之譏懷禄苟安之獘令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

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

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

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韈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鵞谿絹掃取寒稍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

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

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没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東坡全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三十七至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莊綱明

東坡全集卷三十七

宋 蘇軾 撰

記十三首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黄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

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

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
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脱煩惱濁惡苦海
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
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
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
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
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説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
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悦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

日夙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説偈言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

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刼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刼罪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

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蜩意鉤屨狶畫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屨狶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琱及其相忘之至也則形容心術酧酢萬物

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以是為技則技疑神以是為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來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嗚乎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

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奉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爲一言記之乎蓋吾心許

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
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
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
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
未来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
其隣邑人也故知之爲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

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别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輙輸寫腑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既故人而簡易疎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

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輙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况能及於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頹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

思而一歎也

秦太虚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事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夕已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據

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止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高郵秦觀題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時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於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去郡遂不

復見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録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録以寄太虚也

奬諭勑記

勑蘇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

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没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為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熈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决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沉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甞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絶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

之麓一自新墻門外絶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隳六先水未至以薪芻爲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井有溢者三方皆積化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夫塚之東自城中附城爲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

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平歸成水不復至臣某以謂黄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而徐州最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

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畧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熙寧防河錄云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薇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謖謖然專求其所好長七

尺髯而黑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遊知其急難甚於爲已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輙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湏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

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筍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録者獨著其為人之大畧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黄州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為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

榭間一二日輙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想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浄染汙自落表裏脩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嬡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

之嚴麗深穩悦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眉山蘇軾記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

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鳴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絶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

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絶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呑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

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

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韡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賛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

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為有僧應言建策鑿清冷口道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東入于海吏方持其議言强力辯口慨然論河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為請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鄆來見余於宋

曰吾鄆人也少為僧以講為事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鄆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降皆吾檀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真有過人者又六年余自黄州遷于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為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為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

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其可不為一言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子萬壽永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野吏亭記

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所謂先進於禮樂者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圮缺凡

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復完新之

南安軍學記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絃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

㒓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僰之寄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曰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

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叙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

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歴熈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

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後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遂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裹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四日眉山蘇軾書

東坡全集卷三十七

東坡全集卷三十八

宋 蘇軾 撰

記十九首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

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艸者曰是各一妙也子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子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

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爲記紹聖六年三月十五日蜀人蘇某書

遺愛亭記代巢元脩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子循理而動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赫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為黄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詠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擷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既去郡寺僧繼連請名子瞻名之曰遺愛時轂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轂記之轂愚樸羈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質之於子

贍以爲之記

南華長老題名記

學者以成佛爲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以爲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顛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真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爲山九仞之後毫釐差失千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子思子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以

爲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爲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爲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爲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爲浮屠氏不知者以爲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

四方故南華爲律寺至吾宋天僖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盖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矧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爲我記之居士曰諾乃爲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爲記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記

瓊州惠通井記

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為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澤沱潛本梁州二水亦見於荆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絶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為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菴菴下有泉味類惠山東坡居士過瓊菴僧惟德以水餉焉而求為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記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

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欲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為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頞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懐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懐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順濟王廟新獲石砮記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而還逍遥江上得古箭鏃槊鋒而劍脊其廉可劌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何爲而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於江中乃禱於神願復得之當藏之廟中爲往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既禱則使沒人求之一探而獲

謹按禹貢荆州貢礪砥砮丹惟箘簬楛梁州貢璆鐵銀

鏤砮磬則楛矢石砮自禹以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隼集於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顔師古曰楛木堪爲笴今豳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於路寢孔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靈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乃特爲出

此寳其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熙寧手詔記

楊繪累奏罷諫職兼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深究朕意繪疎迹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强禦知無不爲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蓋謂難與曾公亮兩立於輕重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

不妨熙寧元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上疏論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故除公兼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今龍圖閣學士滕公元發使以手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于家是歲四月復除公知諫院以毋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沒於杭州喪過京師其子久中以手詔相示且請記之謹按先帝臨御之初公與滕公皆蒙國士之知凡所以開心見誠相期於度外者類皆如此未究其用為小人所

誣故困於外十有餘年先帝謹於用法故未即起公然知之未少衰也使先帝尚在公豈流落而不用終身者哉悲夫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將往岐亭宿於團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為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設于安國寺四

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之責授黄州團練使眉山蘇某記

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沉寂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既名爲觀妙矣汝其爲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況乎妙事了無可觀既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

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强生分別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兔及施燈燭以照丘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爲妙與蕭然是非行住坐卧飲食語默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都之不無倐知覺知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爲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横展如席願為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皈依當敬禮無所覩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道時夠尼巢頂霑佛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宣白惟佛實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

醉鄉記

醉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鳥獸魚鼈雜居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黄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䆗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榼之獻因姑射神

人以假道蓋至其邉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級迂伊南轡而望不見醉鄉武王氏得志于世乃命周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五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絶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而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人並遊醉鄉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

國以爲酒仙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將遊焉故爲之記

睡鄉記

睡鄉之境葢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穀佚臥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

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昔黄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寤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爲世以爲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爪爲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爲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黄帝之事因西

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内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始過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忘歸從以爲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介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著無證無修即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可聞聞爲真聞亦不可知知爲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不足以髣髴

況緣迹逐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既以是爲吾號又以是爲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棠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爲南海人仕至幕職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盎南海俚人謂心風爲盎盎嘗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盎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盎遊盎以謂盡得我道盎

既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昶遊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盎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昶今為大理寺丞知滕州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寳月大師之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巴郡蘇某記

北海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絶出沒濤

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已酉歲李天章為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船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士蘇某記

紫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黄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黄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寘筯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筯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為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為

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厠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寃且使有所識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兒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荅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于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

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荅其意焉

天篆記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箒爲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録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爲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

爲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竒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呪使以隷字釋之不可見黄之進士張炳曰久濶無恙炳問安所識荅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即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箒為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爲不然全爲鬼爲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

也彼誠有道視王宫豕牢一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虛落間竊食愚鬼所能爲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托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奚必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大悲閣記 成都府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

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陁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

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

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劒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

心法皆具千手目

廣州東莞縣資福禪寺羅漢閣記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刼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其求乞一爪一

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滅出輪回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為心行有為法縱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況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愠如使導師有心有為則此施

者與棄無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况飄墮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脱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况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

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説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卜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摇颶無聲

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氷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東坡全集卷三十八

東坡全集卷三十九

宋 蘇軾 撰

傳十首

陳公弼傳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

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儁坊始為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為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為雩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叩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為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

作毁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劒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陜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

卒用公言以禹為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為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朞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凛凛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户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為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

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
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
軍也吏士請斬甲以狥公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
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
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
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何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
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
子獲於商州詔賜何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

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
識察出入飢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
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踈屬無罪
乃竄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
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
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
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
柱至今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

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
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
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
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
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
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
起宛句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為憂問執政可用者未
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為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

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
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
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
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
正民為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
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
竊入府舍將為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
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公懼公益親信

之士皆指心誓為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戸部勾院又兼開拆司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漸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産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滞留者自天禧以來朱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

洛間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狥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羣盜為是

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壊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其人初不敢暴横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自不敢動矣況此小國

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為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為大理寺丞憕未仕公善著書

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
十四篇爲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
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
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
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爲
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
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
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

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先君子爲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為公没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没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為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

泠語言確訒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

晩乃遯於光黄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髙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黄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劒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

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黄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率子廉傳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隷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虚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

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内
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
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絶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
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
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
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
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
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薫

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閒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況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鞏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云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禄卿李憕居第禄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峩眉山源欲自荆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絶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黙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荆州路舟次南

浦見婦人錦襠負罌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為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

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荅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脩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此出袁郊所作甘澤謡以其天竺故事故書以遺寺僧舊文煩冗頗為删改

杜處士傳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黄環名從之游因陳曰顧輔子半夏章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揚摧環曰子言匪實宜蚤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況吐新意以前乎吾聞夫子雌黄冠衆故求决明於子今子徹衡吾為其非儕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糧獨活久矣子今屑就何以充蔚子乎茍迹子之素狂若所請亦大激矣試聞子之志也曰敢問

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干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于蒺藜也今子宛如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坐恒山而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其蒙甚顧子白之曰吾自通徹預知子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詳徹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明苟起子為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

甘從之乎曰吾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于衆而已矣雖登文石摩螭頭不顧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廹實用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爲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求石斛之禄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曰船破須筎酒成於麴猶君之錄英才也彼貪禄角進者可誚之也若夫躑躅而還鄉甘遂意於丁沉則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寳烏久居此爲哉余

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爲傳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爲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竒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温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彦也豈得自棄於岩穴耶

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爲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眞

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爲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授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十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薦褥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

獻銅瓶為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羣才用之遂内更制度脩律歴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歙之祁門三百户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絶文為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

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讒於上
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
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
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
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狩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
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
用事紫雖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
不用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

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爲上意不悅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為因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嗣堅資性温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為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寛大博

厚者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宫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為從事舍人其下亦與巫醫書筭之人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邑在江漢之間為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黟歙間者嗚呼

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絶人豈可以無學術哉

江瑤柱傳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子平何人哉遂棄其孥浪迹泥塗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

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為明州奉化人瑶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愨而内淳稍長去𧝴䫻頎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絲髪附麗態父友庖公異之且曰吾閲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瑶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畧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

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濵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為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悦跳身武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為親友强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歎美之曰聞客名舊矣蓋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

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棄之
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
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
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
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茍不得志雖
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
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

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瑶柱誠美士乎方其為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為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夫

黄甘陸吉傳

黄甘陸吉者楚之二髙士也黄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羣臣右久之黄甘始來一見拜温尹平陽侯

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
甘位居上吉心銜之羣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
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羣臣皆與甘坐上坐吉咈然謂之
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
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
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
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刳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固蔕之
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弘景狀其方畧以付國史

出為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
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
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
堂與虞荔申梠梅福東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
呿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
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
子之上也於是羣臣皆服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為
穰侯吉之子為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

官至陳州治平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回車廉頗屈姪欲獎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遼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葉嘉傳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甞曰吾植功種德不爲時採然

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孫遂為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業武曰吾當為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為著其行錄傳於時方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為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未詳也上驚勅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齎

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
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
爲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
然有龍鳳之姿後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
曰吾久飫卿名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
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
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碪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
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

至此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誡小黄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為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禄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為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為之起立顔色不

夔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
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訿之嘉亦訴於上上爲
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
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
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
覺洒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
鉅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
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

三後因侍宴苑中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
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
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
久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
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疎嘉嘉
既不得志退去閩中既而曰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上以
不見嘉月餘勞於萬幾神薾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
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也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

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為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為進三策其一曰摧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摧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搏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於搏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

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為常

賛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于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為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為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為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為策以

摧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温陶君傳

石中美字信美中年人也本姓麥氏既破隨母羅氏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之爻是謂師之革☲曰生乎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鞣之坤以布之釡以熟之口以内

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能者樂之以為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為心病衆所説也善孰大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疎散與物不合得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滏水湯先生游既熟遂陶而成之為人白晳而長温厚柔忍在諸石中最有名儲子因秦故司馬錯李斯子由趙高閻樂並薦於秦王得與圃田蔡甲肥鄉羊奭内黄韓音子俱召見是時王方省覽文書日昃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何者安在何相見之晚耶未見君

子愬如調飢卿等之謂也由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腹賜爵士吏上食典御旦夕召對所獻納時或粗疎上未嘗不盡善也秦王以嫪毒事出文信侯而遷太后怒恚數日不食中美賜爵徹侯食温定陶二縣號温陶君中美既被任用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為人柔和有以塞讒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日旰意有所思亟召中美將虛以納之中美不熟計以進其說頗剛鯁志不快之者累日有博士畢軫說上曰爲其所傷矣

宜有以下之即無恙因進其弟子已升元華於上上意稍平然自是遂踈中美不得爲尚食矣中美曰吾爲尚食日夕自謂不素餐兮者今吾與羊生輩皆不得進縱復有用者將誅辱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今也遽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時或思我彼將不盡矣遂稱疾以侯就第其後子孫生郡郭者散居四方自號渾氏庖氏索氏石氏爲四族云

東坡全集卷三十九